

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龜

## 第一一四回 棄塵寰烈婦捐軀 徵輓聯豪紳仗義

且說錢小姐想了一回，想不出個報仇的法兒。想著難道白白的受他一場羞辱不成？越想越氣，越氣越恨，不由的歎一口氣。又心中自己打量道：「我本來是拼著一條性命和他打官司的，如今事勢如此，沒有法兒，不如趁個空兒決意自盡，或者我死之後，有那些熱腸俠骨的人出來和我報仇也不可。」想定主意，便預先偷著空兒，細細的寫了一篇遺囑，和那一張冤單一並放在一處。觀了一個便，竟自關起房門，懸樑自縊。真是：彩雲易散，皓月難圓。三尺青綾，淚灑杜鵑之血；一場春夢，灰飛蛺蝶之魂。那同去的老家人和那錢子瑤派來的兩個僕婦，到得明天二點鐘的時候，見錢小姐的房門還是緊緊的關著，叫著也不答應，知道事情不好，打開了房門進去看時，已經高高的掛在樑上。老家人和僕婦猛然看見，嚇得魂魄齊飛，六神無主。三個人六條腿好像釘住的一般，連喊叫都喊叫不出。

這件事兒，霎時間已經傳得大家知道，都趕來探聽什麼事情。依著店主人的意思，要去報官相驗。幸而有幾個明白事理的客人，把那老家人叫出來，問明了前後情節，知道是個烈婦，分歎息；連忙攔住了店主，叫他不要報官；只叫老家人出名進個呈子，把這裡頭的情節略說幾句，只說氣忿自盡，懇求免驗。那班做地方官的天天伺候上司還來不及，那裡有工夫來管這些閒事！看了這個呈子，自然照例批准，不必提他。

只說老家人遞呈回來，就在店裡頭草草的買棺裝殮，扶著靈柩回來。常熟地方的一班紳士，除掉了祁觀察手下的那幾個走狗以外，都一個個嗟訝不已。也有幾個熱血的人，想要出頭設法和錢小姐報仇。無奈錢小姐是自家自盡的，沒有凌辱威逼的實跡；這位祁觀察又是個有名的紳士，勢燄熏天，炙手可熱的，大家都不敢去惹他，只得歎恨一回，也就罷了。

只有一位紳士叫做金星精的，聽了這件事兒心上分痛恨。想出一個法子來，自己懇懇切切的做了一篇《錢烈婦行述》，刻了幾千本各處分送；又發了許多傳單，請了本地的紳士大家商議，要和錢烈婦設祭開喪。那些紳士裡頭，有幾個很有熱血的人，自然大家贊成；有幾個唯唯否否沒有宗旨的人，一則卻不過金星精的情面，二則心上也有些感動，便也都點頭答應。只有那幾個向來做祁觀察走狗的人，一個都不來。金星精也不管他，便叫眾人具了一個公呈，自己到常熟縣知縣莫大令那裡和他說知，請他到開喪那一天去拈香致祭。原來金星精是個二甲進士出身，由刑部主事推升了刑部郎中，向來聲名很好，又是個江蘇有名的才子。莫大令不好不答應，只得依他。金星精又各處去和他徵祭文、徵輓聯，揀了一個日子和他開喪。

章秋谷在家的時候，和金星精時常往來，也是最要好的朋友。金星精此番做了這件事兒，心上分得意，便寫了一封信給章秋谷，細講一番。正還沒有寄，剛剛這個時候貢春樹到常熟來游虞山，就住在金星精家裡。住了幾天，貢春樹要到上海去看秋谷，金星精便把這封信交給春樹，托他轉致秋谷。

秋谷看了這封來信，又看了那本行述，心上也甚是不平。春樹便對他說道：「金星精要叫你做輓聯，你做不做？」秋谷道：「輓聯自然做的。但是這個輓聯，雖然沒有什麼難做的地方，卻措詞狠不容易得體。」春樹道：「我看見兵部主事姚小知的一副對子，倒講得狠痛快。」秋谷問是什麼聯語。春樹念道：

憑天道斷不令兇人漏網，

愧吾輩未能為匹婦復仇。

春樹念畢又道：「你看這付輓聯怎樣？」秋谷道：「痛快是痛快得狠，但是這『匹婦』兩個字兒用得欠斟酌些。這樣一個貞烈的人，不該應競稱他『匹婦』。你細細想一想我的話可是不是？」春樹聽了連連點頭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畢竟你的心比我來得細些。」

秋谷細細沉吟了一回，取過一枝禿筆，隨手拉過一張局票來，免起鵝落的寫出一付輓聯道：

一死等鴻毛百萬同胞齊俯首，

雙星圓碧落兩行清淚奠貞魂。

寫著便說道：「這裡沒有紙筆，只好明天寫好再寄去的了。」說罷，遞在春樹手中。春樹看了一看，點頭叫好道：「你的筆墨，實在超脫非凡！」秋谷笑道：「又來了，又來了。我們知己朋友，怎麼總是這般謬贊。」春樹道：「並不是什麼謬贊，好的自然是說好，壞的自然說不好。難道知己朋友就該應作違心之論的麼？」

秋谷聽了，一笑。

春樹問道：「聽說新到一班馬戲，你去看過沒有？」秋谷道：「我差不多病了一個月，如今方才全愈，沒有去看過。」春樹問秋谷什麼病。秋谷一時講不出來，頓了一頓。春樹笑道：「不是害的相思病罷？」秋谷也笑道：「什麼相思病不相思病，不過是受了暑氣，又帶著感受新涼，所以有些不爽快罷了。」春樹道：「今天晚上我們就去看好不好？」秋谷還沒有答應，陸麗娟搶著說道：「蠻好，倪幾家頭一淘去。」秋谷也便答應。

陸麗娟問秋谷吃什麼點心，秋谷搖一搖頭。早有娘姨金寶端上一碗煨好的蓮子來。秋谷也不推讓，隨意吃了些，便對春樹道：「你還沒有午膳，我們同到一品香去好不好？」春樹道：「雅敘園的菜就很好，我們何不往雅敘園去。」秋谷道：「雅敘園的菜雖然不差，卻沒有大菜館的精潔。」正說著，陸麗娟接口道：「貢大少勿嫌息慢末，就勒浪倪搭用仔便飯罷。故歇格大菜也嚙啥吃頭。」秋谷聽了便問春樹道：「你的意思怎麼樣？」春樹道：「我無可無不可的，就在這裡吃也好；但是叨擾了麗娟先生，心上未免有些抱歉。」麗娟忙笑道：「貢大少勿要客氣，倪搭不過息慢點，嚙啥好菜。」貢春樹道：「麗娟先生也不必這般客氣，我就老老實實的叨擾了。」麗娟聽了，便和娘姨金寶附耳說了幾句，金寶便走出去；停了一回，早擺上四個碟子來。麗娟親手去取一瓶巴德溫來，取過兩個玻璃小酒杯，斟了兩杯酒，請秋谷和春樹坐下吃酒。

秋谷看那四個碟子時，見是一樣涼拌蝦仁、一樣粉皮雞絲、一樣醉蝦、一樣糟鴨，收拾得分精緻。春樹見了道：

「多謝盛情。你們何必這般費事？」麗娟笑道：「嚙啥物事，請唔篤隨便用點。」

秋谷便邀著春樹隨意坐下，兩人對酌。秋谷教麗娟同吃，麗娟便也坐在旁邊陪著他們。等會兒相幫又端上菜來，雖然不多幾樣，卻甚是精潔。秋谷因自己咯血還沒有全好，便不敢多吃酒，只吃了兩杯就不吃了。貢春樹酒量甚好，一連乾了幾杯方才吃飯。飯後春樹略坐一回，要同著秋谷去看金小寶，秋谷自然答應，兩個同到惠秀裡來。

金小寶見了貢春樹的面，自然分歡喜，攜著春樹的手道：「耐倒好格，一運搭倪說去仔就來、去仔就來。倪末一運勒浪牽記耐。」貢春樹見了金小寶丰姿不減，華采依然，也覺得眉飛色舞。兩個人四目相視，倒說不出什麼話來。金小寶見了章秋谷，想起那一天張園的事情，覺得狠有些兒慚愧，面上紅紅的也不開口。秋谷會意，便立起身來說：「我還有事情，等回兒我來同你們到馬戲場去。」貢春樹和金小寶兩個人小玉重逢，韋郎久別，自然說不盡的相思況味，講不完的別後情懷。見秋谷起身要走，也不相留。

秋谷從惠秀裡出來，到自己公館裡頭打了一個轉身，又到久安里陸麗娟院中坐了一回。有兩個朋友寫條子請秋谷吃酒。秋谷因日間吃了兩杯酒，覺得有些頭暈，便辭了不去；叫陸麗娟熬了些荷葉粥略略吃了些，便同陸麗娟兩個人坐著馬車先到惠秀裡去看貢春樹和金小寶。

金小寶再三再四的邀著秋谷和麗娟進去坐一回兒。秋谷推卻不得，只得略坐一會，催著貢春樹和金小寶上了馬車，直到跑馬廳對面馬戲場門口。秋谷先跳下車來，買了四張頭等票，同著眾人進去，揀了四個座位，大家坐下。那馬戲場裡頭的一班看客，見了

他們四個人進來，兩個男子都是豐采清華，衫裳倜儻，好似那瓊樹當風；兩個女子，又都是容光煥發，態度娉婷，好似那花枝照夜。大家的眼光都不知不覺的注在他們身上，把他們細細的打量一番。秋谷和春樹都沒有留心，不去理會。

這個時候，剛剛一個四五歲的少女，騎著一輛自行車登場獻藝。空中繃著一條繩索，這個女子坐著自行車竟在繩上飛一般來來往往的行走，那一輛自行車好像貼在身上一樣。滿場的人都大家拍手。那女子獻了一回技藝便進去了。裡面又走出一個塗著花臉的洋人來，一面拍著手歌唱，一面哈哈大笑，口中嘖哩咕嚕的講了一回。秋谷雖然略略懂些英文，卻苦不甚精，聽不出他說的什麼，大約都是自己譏諷自己，引人發笑的話兒。停了一停，裡面又走出一個洋人來，和這個塗臉的洋人互相問答了一會，這後來的洋人，就去伏在地上。正是：

春風良夜，勿驚虎豹之威；燈火深宵，曼衍魚龍之戲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